



市场星报电子版
www.scxb.com.cn
安徽财经网
www.ahcaijing.com

悦读经典

时间

沈从文

一切存在严格地说都需要“时间”。时间证实一切,因为它改变一切。气候寒暑,草木荣枯,人从生到死,都不能缺少时间,都从时间上发生作用。

常说到“生命的意义”或“生命的价值”。其实一个人活下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,不过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。生前世界没有他,他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;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,他没有生命,他自然更无意义和价值可言。

正仿佛多数人的愚昧与少数人的聪明,对生命下的结论差不多都以为是“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”,因此都肯定生活,那么吃,喝,睡觉,吵架,恋爱,……活下去等待死,死后让棺木来装殓他,黄土来掩埋他,蛆虫来收拾他。

生命的意义解释的即如此单纯,“活下去,活着,倒下,死了”,未免太可怕了。因此次一等的聪明人,同次一等的愚人,对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找出第二种结论,就是“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”。虽更肯定生活,那么吃,喝,睡觉,吵架,恋爱,……然而生活得失取舍之间,到底也就有了分歧。

这分歧一看就明白的。大别言之,聪明人要理解生活,愚蠢人要习惯生活。聪明人以为目前并不完全好,一切应比目前更好,且竭力追求那个理想。愚蠢人对习惯完全满意,安于现状,保证习惯。(在世俗观察上,这两种人称呼常常相反,安于习惯的被称为聪明人,怀抱理想的人却成愚蠢家伙。)两种人即同样有个“怎么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”的打算,要从人与人之间寻找生存的意义和价值,即或择业相同,成就却不相同。

同样想征服颜色线条作画家,同样想征服乐器音声作音乐家,同样想征服木石铜牙及其他材料作雕刻家,甚至于同样想征服人身行为作帝王,同样想征服人心信仰作思想家或教主,一切结果都不会相同。因此世界上有大诗人,同时也就有蹩脚诗人,有伟大革命家,同时也有虚伪革命家。至于两种人目的不同,择业不同,那就更容易一目了然了。

看出生命的意义同价值,原来如此如此,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生一点特殊意义和永久价值,心性绝顶聪明,为人却好像傻头傻脑,历史上的释迦,孔子,耶稣,就是这种人。这种人或出世,或入世,或革命,或复古,活下来都显得很愚蠢,死后却显得很伟大。屈原算得这种人另外一格,历史上这种人可并不多。可是每一时代间或产生一个两个,就很像样子了。这种人自然也只能活个几十年,可是他的观念,他的意见,他的风度,他的文章,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中几千年。一切人生命都有时间的限制,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。

话说回来,事事物物要时时证明,可是时间本身却又像是个极其抽象的东西,从无一个人说得明白时间是个什么样子。时间并不单独存在。时间无形,无声,无色,无臭。要说明时间的存在,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取证。从日月来去,从草木荣枯,从生命存亡找证据。正因为事事物物都可时间作注解,时间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。所以多数人提问到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时,没有一个人敢说“生命意义同价值,只是一堆时间”。

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,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。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的寂寞可知!能说这话的是个伟人,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个凡人。目前的活人,大家都记得这两句话,却只有那些从日光下牵入牢狱,或从牢狱中牵上刑场的倾心理想的人,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。

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,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,异途同归,完全是为事实皱眉,却胆敢对理想倾心。

他们的方法不同,他们的时代不同,他们的环境不同,他们的遭遇也不相同;相同的是他们的心,同样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跃。

沈从文(1902年12月28日—1988年5月10日),男,原名沈岳焕,湖南凤凰县人,中国著名作家、历史文物研究者。

飞白:诗的门向外开

记者:您有枕边书吗?

飞白:您说的“枕边书”大概指特别心爱而可以推荐给读者的书。受自身阅读的局限,我不敢推荐书目,我只能以个性化方式实话实说:我没有枕边书。原因很客观:我青年时代全在军营度过,三十年养成了铁打的生活规律。早上五点半起床号,十分钟内着装整齐、整理好内务、集合完毕;晚上10点吹熄灯号,全营灯火熄灭,不能拖延一分一秒。如果夜间遇到紧急集合,必须立即摸黑把被褥蚊帐打成背包跑步集合,所以床上枕边万不能放无关物品。

记者:“枕边书”只是个泛概念,不一定是字面上的,也可以理解为经常读的书。

飞白:经常读的书也没有,因为我许多心仪而未读的书都还来不及读呢,很难奢望经常读了。但我有许多喜爱的诗常会浮现心中或口中,在宽泛的概念上也可算是经常读的书了吧!这多半是我译过的诗,或是我尝试着译而未能译成的诗。

我译诗的方法与人不同。别人译诗的典型场景,大致是待到夜深人静之时,坐在书房里泡上一壶茶,点上一支烟,摆开了书本和词典,才端端正正地动笔翻译。而我译诗的典型场景,则是在部队工作时,每天要上野外或下连队,临上吉普车前,迅速地看一眼要译的诗,通常两三小节(8行或12行),年轻时记性好,看一遍就有短期记忆了,然后便利用行车途中时间(我唯一能利用的时间)在吉普的颠簸蹦跳中“口译”,就是口中用双语咀嚼啾啾,并聆听效果,直到译诗能呈现原诗的意味,同时又能如歌德和本雅明所言,逼近原诗“呈现意味的样式”,然后趁停车瞬间在纸片上速记几个字,我的多部译诗都是这样译出的,这也是我的译诗风格与别人不同的缘故。而经过这样口译咀嚼过的诗,我当年都能熟背全书,包括原文和译文。凡事养成了习惯就毕生难改,我后来仍一直喜欢在车上或途中译诗,所译的诗也仍会时常自动浮现,如狄金森的:

哪有快船能像一本书/带我们到天涯海角?
哪有快马能像一首诗/那样豪迈地腾跃?
最穷的人无须路费/也能踏上远征旅途;
搭载人类灵魂的马车——它是何等俭朴!

记者:如果有可能请朋友聚会,古今中外都可以,您会请哪些人?

飞白:按我的个性化思路,自然绕不开诗和诗翻译,虽然话题比较小众,甚至有点“雕虫”小技,但其中却藏有诗呈现意味的样式,如王国维所说“着一字而境界全出”,若失去“呈现”则境界全失了。

提起聚会,我自然首先想到离去十三年的知交好友杨德豫——华兹华斯、柯尔律治、拜伦与朗费罗的译者,我们曾在“格律译”和“风格译”的道路上分头钻研,互相切磋,十分怀念我们一同译诗的好时光,当然还有热心勉励我们的前辈诗家兼译家卞之琳。卞之琳倡导新诗格律化并提出“以顿代步”,改革开放之初他还在《读书》杂志发表《译诗艺术的成年》一文,肯定和支持飞白、杨德豫和屠岸在译诗艺术上的探索,激励我们继续开拓。接着想到九叶诗派代表诗人,我久已心仪的兄长穆旦,也即翻译家查良铮。我与九叶诗人交谊甚笃,唯与穆旦在即将可能相逢之际竟痛失交臂,之后

我把穆旦的《森林之魅——祭胡康河上的白骨》等震撼人心的诗译入英语,采用了他师从的燕卜苏所习用的抑扬格五音步,在风格上也努力贴近奥登、燕卜苏一派,以此遥祭穆旦并请他指教。我们如能聚谈,相信必然思如泉涌。

记者:如果去孤岛而只能带三本书,您会选哪三本?

飞白:真是难题,有许多心仪的书包括《道德经》,我自量浅薄难以进入,要带的话,起码在浅层上我能进入的。所以第一本我选鲁迅翻译荷兰诗人望·鞴覃的《小约翰》,这是一本散文诗式的童话,抗战时期我十来岁的时候初读的,在宜山或独山记不清了。童年阅读能力有限,《小约翰》对我是艰深了一点,不能真正读懂,然而它首次让我感到了真正的震撼,我从此几乎与小约翰的形象融合为一,而且再也离不开小约翰所走的路了。

第二本书是鲁迅的《野草》,薄薄的一本便于携带,表层文字不深但内涵深厚,门向外开,即使你身处荒岛的狭窄空间,也可让你心事浩茫飞向广宇。

鲁迅翻译《小约翰》和写作《野草》是在同一时期,1925年前后。这两件事他都酝酿了多年,二者的精神内涵也联系紧密。《野草》里那位“过客”就正像是小约翰的化身,或小约翰长大后的模样。从《小约翰》原作问世到1925年已三十多年,主人公小约翰到此时也该成长到三四十岁了,鲁迅笔下的过客正是“约三四十岁,状态困顿倔强”,饱经风霜。他“从还能记得的时候起就一直在这么走着”,继续着小约翰没有结果的探寻之路。

我的小沙岭看起来很像小约翰来自的地方,而因有“许多坟”又更像过客来自的地方。过客要去的前方呢也与此相似,老翁说那里是坟,而小女孩说那里有许多野百合和野蔷薇。从《小约翰》和《野草》我深深感受到的,就是这种倔强和坚韧,到孤岛去用得着的。《野草》我小时候还读不了,是我后来读的。我从九岁十岁上活成了小约翰,到三四十岁上出乎意料地发现我已活成了“过客”。

最后剩一本名额宝贵,我想选带一本诗却又难以取舍,要能把我喜爱的、选译的许多诗带上就好了。多年来我念念不忘的,就是编译喜爱的诗一千首集于一册,《新编诗海》就是设想中的这样一本书(最好是英汉对照本,好把我英译穆旦诗也收进去),却因重重障碍屡屡受挫而终未实现。如今主持人出题既然暗含着孤岛上的生存条件和读书余暇(包括读书所需视力),那么我的最后一个名额就想偏心留给未能编成未能出版的诗。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飞白,诗人、翻译家,曾获中国译协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